

文化的守望

写在淇水诗苑
建成两周年之际



淇水诗苑入口之一——淇园。

今年是淇水诗苑落成两周年，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继经济、政治、文化、社会建设之后的又一个重要发展目标，以此目光重新审视我们身边这座文化长廊，自有一番别样的体会。

□王殿民

在淇水诗苑领略杨柳迎人，曲径通幽，自有一番雅趣。

淇水诗苑的面积不大，南北狭长，这样的结构很容易让人产生拥塞感。好在设计者借助淇河的宽阔，把逼仄变成了曲折，把壅塞变成了风景。放眼望去，远山含黛，水瞰临崖，正堪极目骋怀。人车分流的两条行道，随流水自然蜿蜒，景色就在蜿蜒中变换。先是亲情浓郁的水边塑像，一路诗文琳琅，石刻满目，在中间的诗词广场形成第一个诗与书的交响高潮。继续前行，流水声喧，灵石兀立，翠竹摇曳，一幅天籁之音伴自然之色的自然画卷。接下来，缓缓沙滩，虽由人造，自有乐趣。至会展中心广场，建筑与环境、喷泉与广场、声与光共同形成最后一个高潮，为淇水诗苑画上一个完美的休止符。若是春和景明，夏木阴阴，淇水诗苑把最温柔的一面呈现给世人，大家仿佛置身花草间，留恋诗词前，亦行亦坐，自得其乐。

淇河的集中发力

一位资深的文化人不止一次地提出质疑：我们总是说“淇河是一条诗河、史河、文化河”，难道文化河不包含诗河、史河？从逻辑的角度看，这种质疑有道理。如果具体到鹤壁人对淇河的情愫，具体到淇河在历史上的文化占位，特别是在远古诗歌中的影响，仅仅把淇河称作“文化河”，总觉得分量不够。鹤壁人太爱淇河了，把她称作母亲河，把自己称作淇河儿女，把城市文化称作淇河文化。现在看来，还应该再加一项“生态河”，其目的指向鹤壁人都能够理解。

淇河一流入鹤壁，我们便给她一个热烈的拥抱，盘石头水库摆出很大阵势欢迎淇河，让她能够尽情流连徜徉。之后，一泓碧水欢快东流，在大河涧的七里沟，就着两岸的山势，淇河舞动腰身，尽展幽姿，在大山深处无拘无束地“秀”了一把。呈现一幅中原版的“江若青罗带，山如碧玉簪。”白龙庙的湍水飞瀑，天然太极图的蜿蜒曲折，金沙滩的坡平沙净，淇河就这么一路款款而来，袅袅而去。只可惜浚县一别，芳踪难觅。

鹤壁人对淇河的眷恋由来已久。蜗居山城时，放眼四周，满目峰嶂，难觅河的灵动、湖的安详（城中汤河常年断流，有近于无）。市委决定南迁时，便选址于淇水之滨。端居于河之阳、牧之野，凭河临风，激浊扬清，接纳四方风气，汇聚南北物流，鹤壁人摆脱了大山的阻隔，思维也变得通达畅快起来。

再看身边的这条河流，一如既往的奔流不息，一如既往的表里澄澈，鹤壁人的情更殷，意更切。小心翼翼地河水引入棉丰渠、二支渠，让渠中荷花映日开放，让门前碧水流入梦境。

横向比较，大凡拥有河流江湖的城市，无不倚河流做足了文章，或架桥铺路，或筑堤护栏，各类滨河公园、滨江花园应接不暇。若论清澈，淇河水波清扬，自可傲视南北；若论历史文化，淇河更能站在中华文明的源头比风论雅。强化生态文明，今天的淇河儿女也应该为自己的母亲河做点儿什

么。淇水诗苑就是淇河一路来到淇滨区之后的集中发力，是淇河文化集千百年之大成的集中展示，也是我们这个城市新时期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。

历史的文化足印

淇水诗苑的北部有一组“抱布贸丝”的雕像，题材来自《诗经》中的国风。先秦时期，“布”是一种流通的货币，与今人理解的易货贸易是有区别的。然而“拿布换丝”的行为无论是生活中还是情理上都能说通，便于大众接受。雕塑者大约也是出于此种考虑，才有今天“腋下夹布”的造型出现，这很好。如果非要强调“布”就是一种钱币，多少就有点儿掉书袋的感觉了，落入前面提到的“诗河、史河、文化河”的套路上。文化的普及与科学的考证是有区别的，《诗经》是文学作品，拘泥于一时一地，反而限制了作品的内涵。

还是在淇水诗苑的北部，完整地镌刻着一位诗人流传下来的三首诗。这三首诗肯定不是她的毕生创作，却是我们至今能够看到的极限。诗人是一位女子，这也难怪，淇河本身就是阴柔温婉的秀水，如果陡然间站出一位虬髯大汉，还真不协调。许穆夫人，史称第一位爱国女诗人，这一称号很了不起。中国文学博大精深，文学大师灿若星辰，能称得上第一的实在是一份难得的荣耀。这三首诗被收录到《诗经》里同样了不起。须知，诗集是由大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增删编纂的，孔老夫子对诗歌的研究有着极高的造诣，能入他老人家的法眼，其意义价值也就可想而知了。在当下，文章被收录至中学语文课本，肯定是一件荣耀的事。

鹤壁的艺人曾经创作出一尊雕塑作品，作品中的许穆夫人一身素洁，被夸大的硕长身材，令人仰视而顿生敬慕，手中正在放飞一只仙鹤。作者解释说，这只仙鹤可以理解为夫人的一腔爱国情思，也可以理解为夫人的滔滔诗情。

许穆夫人本是卫宣姜的女儿，属于养尊处优的公主。嫁给许国许穆公为妻，这才有“许穆夫人”的雅谓。卫、许两国均为小国，不入战国七雄之列，在那个靠拳头说话的年代，许穆夫人的政治婚姻是可以理解的。公元前660年，卫国被北方的狄人所灭。消息传到许国，对许穆夫人的打击是可想而知的。也就是在这个时候，这位远古的

淇河女儿，做出了一个令世人瞠目结舌的壮举：回国救卫！究竟是她一人只身回国，还是几个贴身侍女随行，甚至有少数士兵跟随？史书没有记载，这也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许穆夫人这样做了，做得义无反顾，做得果断决绝！荆棘丛生，战火遍地，这位诗情纵横、蕙心兰质的文弱女子终于到达了今天的滑县（史称漕邑）。她如何扶起将倾之大厦？她将以怎样的手段拯救祖国？也许当时的许穆夫人根本没来得及考虑这些，但这对于我们理解一位爱国女诗人已经足够了，如果真要让地上马杀敌，虽然能增添几许英雄色彩，却显得过于理想化。

许穆夫人回国救卫的结果是被闻讯追来的许国大夫劝阻而返，这让人有点遗憾，不过故事并没有结束。女主人公被拦截时因郁闷而随手写下的《载驰》诗篇，使事情有了意想不到的转机。诗传到齐国，齐桓公大受感动，立即派兵助卫伐狄，并附带赠送了一辆用鱼皮装饰的华贵夫人车，纤笔一支抵得上十万精兵，可见当时诗人的影响力。可惜先秦的文字记载软弱无力，只说夫人“悯卫之亡，伤许之小，力不能救”，无法凸显其慷慨赴难的英雄豪情。

卫国最终没有被消灭，据鹤壁一些文化人考证，卫国在历史上延续的时间最长，直到秦统一六国之后仍然名分犹存。卫国的历史上也曾经诞生过如卫武公这样修德治民的贤君明主。史书记载，卫武公仪表堂堂，又深得民爱，至少活到95岁，人们便以“淇园绿竹”喻之。正是有了这样一种文学之喻，千百年来，淇园绿竹也就成了君子风范的象征，有关这方面的歌咏题写汗牛充栋。“淇奥竹，寿阳梅”（《声律指南》），“卫多君子，淇有绿竹”（新区出土的唐碑），“风筛淇奥竹，霜熟洞庭柑”（绿猗堂对联），不一而足。由个别的文化现象演化为文化传统，由自然物象提升为民族精神，这就是淇园绿竹对中国文化的贡献。

诗人已矣，淇竹犹在。战国以降，秦亡汉兴。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于泰山封禅归来后，亲临黄河决口处治理水灾。因为当时柴薪不足，不得不下淇园绿竹以为榱，有了君子之喻的淇竹此时嵌入泥土，人们当然认为这是一种焚琴煮鹤的愚蠢行为。

到了唐代，中国封建社会达到了鼎盛，淇河两岸的繁华也达到了极盛。“淇水流碧玉，舟车日奔冲。青楼夹两岸，万室喧歌钟。”李白的诗虽然有点夸张，但夸张的让

卫地人心里熨帖。与李白齐名、又是他好友的杜甫则没有他那么幸运。这位“诗圣”来到淇河岸边时，昔日的温柔富贵乡已经被范阳胡儿折腾得面目全非。此情此景，诗人只好寄希望于“安得壮士挽天河，净洗甲兵长不用。”

淇河不是军事要地，不是政治中心，这一湾秀水、两岸绿竹却成了一片蔚蔚氤氲的文化宝地。唐代著名边塞诗人高适发迹前，曾在此建“淇上别业”隐居。诗人观淇水自流，看绿竹猗猗，与钓翁对话，送友人至黄河岸边的黎阳渡口，历练了生活更历练了人生，最终成为了边塞诗歌的翘楚。

由此看来，淇河在唐代至少滋养和影响到了如李白、杜甫、高适、岑参、王维等泰斗级文化大师，如果再把与淇河有关的历代文化名人一一列出，那几乎要囊括中国古代文学史了。

城市的文化板块

回到现代，我们不妨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对淇水诗苑作些现代解读：

民生工程。尽管在淇滨区建设中留足了公共绿地，但我们这座生态宜居的城市始终缺少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开放式公园。有关城市功能的问题，市民有需求，市长也早就想到了。市委市政府从民生的角度出发，要让鹤壁的老百姓享受到现代城市的休闲文明、观光文化，进一步亲近淇河、感受自然。在这种诉求与回应之间，淇水诗苑承载起决策者的美好期许、人文关爱，也承载起广大市民的闲庭信步、四季开怀。

城市构件。“9+1”工程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城市版块，它在淇河之滨，是新城区建设的组成部分，这里高楼耸峙，蜿蜒排列，气象不凡。不过，“9+1”工程自成一体，遥居南端，与淇滨区北部若即若离，都给人以两个城市版块的感觉。而淇水诗苑就像一个巨大而美丽的城市构件，联接起南北两个不同时期的建设成果。这种联接温柔高雅、超凡脱俗，空间上不露痕迹，时间上一脉相承，风格上不相龌龊，如高天流云的自然，似雨后彩虹的美妙。

如今，无论开车、骑车、漫步，告别“淇河一家亲”南下，读着“瞻彼淇奥，绿竹猗猗”，迎着扶风弱柳，转瞬之间便看到艺术中心、莲鹤大厦……继续走下去，一路都是风景。

文化自信。淇水诗苑由北向南渐次展开的远古竹筒，垂钓于淇的蓑笠仙翁，劲节向上的依依绿竹，更有触目皆是的瓮上石书、临风石旗，无不让人感受到扑面而来的文化气息。这里浓缩了鹤壁的历史文化，代表着当今的文化生态，记录着我们这个时代文化强市的发展足迹。创作出更多、更好的文艺作品是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生活的重要内容，保存整理优秀的文化遗产同样是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。文化需要创造也需要传承，需要潜移默化润物无声，也需要铺陈列绣物质张扬。坐拥深厚的淇河文化，足令我们欣慰。欣慰之余，择其要者勒之贞珉，树之于园，于休闲娱乐之中触摸传统文明，在山水花草间感受历史精华，是设计者的初衷，也是今天淇水诗苑承载的文化使命。

淇水
长卷上
镌刻着
与淇河
有关的
历代诗歌。



游人
漫步在
诗歌长
廊，品
读古代
诗歌，
十分
惬意。

本版摄影：
张志高